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第六十一回 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

話表牛魔王趕上孫大聖，只見他肩膊上擱著那柄芭蕉扇，怡顏悅色而行。魔王大驚道：「獼猴原來把運用的方法兒也叨誦得來了。我若當面問他索取，他定然不與；倘若搨我一扇，要去□萬八千里遠，卻不遂了他意？我聞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。他二徒弟豬精、三徒弟沙流精，我當年做妖怪時，也曾會他。且變作豬精的模樣，返騙他一場。料獼猴以得意為喜，必不詳細提防。」好魔王，他也有七□二變，武藝也與大聖一般，只是身子狼狽些。欠鑽疾，不活達些；把寶劍藏了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即變作八戒一般嘴臉。抄下路，當面迎著大聖，叫道：「師兄，我來也。」這大聖果然歡喜。古人云「得勝的貓兒歡似虎」也，只倚著強能，更不察來人的意思。見是個八戒的模樣，便就叫道：「兄弟，你往那裡去？」牛魔王諄著經兒道：「師父見你許久不回，恐牛魔王手段大，你鬥他不過，難得他的寶貝，教我來迎你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必費心，我已得了手了。」牛王又問道：「你怎麼得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那老牛與我戰經百□合，不分勝負。他就撇了我，去那亂石山碧波潭底，與一夥蛟精、龍精飲酒。是我暗跟他去，變作個螃蟹，偷了他所騎的辟水金睛獸，變了老牛的模樣，逕至芭蕉洞哄那羅剎女。那女子與老孫結了一場乾夫妻，是老孫設法騙將來的。」牛王道：「卻是生受了。哥哥勞碌太甚，可把扇子我拿。」孫大聖那知真假，也慮不及此，遂將扇子遞與他。

原來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，接過手，不知捻個甚麼訣兒，依然小似一片杏葉，現出本像。開言罵道：「潑獼猴！認得我麼？」行者見了，心中自悔道：「是我的不是了。」恨了一聲，跌足高呼道：「噢！逐年家打雁，今卻被小雁兒賺了眼睛。」狠得他暴躁如雷，掣鐵棒，劈頭便打；那魔王就使扇子搨他一下。不知那大聖先前變蠅蟲入羅剎女腹中之時，將定風丹噙在口裡，不覺的嚥下肚裡，所以五臟皆牢，皮骨皆固，憑他怎麼搨，再也搨他不動。牛王慌了，把寶貝丟入口中，雙手掄劍就砍。那兩個在那半空中這一場好殺：

齊天孫大聖，混世潑牛王，只為芭蕉扇，相逢各聘強。粗心大聖將人騙，大膽牛王把扇誑。這一個，金箍棒起無情義；那一個，雙刃青鋒有智量。大聖施威噴彩霧，牛王放潑吐毫光。齊鬥勇，兩不良，咬牙剝齒氣昂昂。播土揚塵天地暗，飛砂走石鬼神藏。這個說：「你敢無知返騙我？」那個說：「我妻許你共相將。」言村語潑，性烈情剛。那個說：「你哄人妻女真該死，告到官司有罪殃。」伶俐的齊天聖，兇頑的大力王，一心只要殺，更不待商量。棒打劍迎齊努力，有些鬆慢見閻王。

且不說他兩個相鬥難分。卻表唐僧坐在途中，一則火氣蒸人，二來心焦口渴，對火焰山土地道：「敢問尊神，那牛魔王法力如何？」土地道：「那牛王神通不小，法力無邊，正是孫大聖的敵手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是個會走路的，往常家二千里路，一霎時便回，怎麼如今去了一日？斷是與那牛王賭鬥。」叫：「悟能、悟淨，你兩個，那一個去迎你師兄一迎？倘或遇敵，就當用力相助，求得扇子來，解我煩躁，早早過山，趕路去也。」八戒道：「今日天晚，我想著要去接他，但只是不認得積雷山路。」土地道：「小神認得，且教捲簾將軍與你師父做伴，我與你去來。」三藏大喜道：「有勞尊神，功成再謝。」

那八戒抖擻精神，束一束皂錦直裰，擎著鈿，即與土地縱起雲霧，徑回東方而去。正行時，忽聽得喊殺聲高，狂風滾滾。八戒按住雲頭看時，原來孫行者與牛王廝殺哩。土地道：「天蓬還不上前，待怎的？」馱子掣釘鈿，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我來也。」行者恨道：「你這夯貨，誤了我多少大事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教我來迎你，因認不得山路，商議良久，教土地引我，故此來遲，如何誤了大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怪你來遲，這潑牛□分無禮。我向羅剎處弄得扇子來，卻被這廝變作你的模樣，口稱迎我，我一時歡悅，轉把扇子遞在他手，他卻現了本像，與老孫在此比併，所以誤了大事也。」八戒聞言大怒，舉釘鈿，當面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血皮眼的遭瘟！你怎敢變作你祖宗的模樣，騙我師兄，使我兄弟不睦？」你看他沒頭沒臉的使釘鈿亂築。

那牛王，一則是與行者鬥了一日，力倦神疲；二則是見八戒的釘鈿兇猛，遮架不住；敗陣就走。只見那火焰山土地帥領陰兵，當面擋住道：「大力王，且住手。唐三藏西天取經，無神不保，無天不佑，三界通知，□方擁護。快將芭蕉扇來搨息火焰，教他無災無障，早過山去；不然，上天責你罪愆，定遭誅也。」牛王道：「你這土地，全不察理。那潑猴奪我子，欺我妾，騙我妻，番番無道，我恨不得囫圇吞他下肚，化作大便喂狗，怎麼肯將寶貝借他？」

說不了，八戒趕上罵道：「我把你個結心癢！快拿出扇來，饒你性命。」那牛王只得回頭，使寶劍又戰八戒。孫大聖舉棒相幫，這一場在那裡好殺：

成精豕，作怪牛，兼上偷天得道猴。禪性自來能戰煉，必當用土合元由。釘鈿九齒尖還利，寶劍雙鋒快更柔。鐵棒捲舒為主仗，土神助力結丹頭。三家刑剋相爭競，各展雄才要運籌。捉牛耕地金錢長，喚豕歸爐木氣收。心不在焉何作道，神常守舍要拴猴。胡亂嚷，苦相求，三般兵刃響搜搜。鈿築劍傷無好意，金箍棒起有因由。只殺得星不光兮月不皎，一天寒霧黑悠悠。

那魔王奮勇爭強，且行且鬥，鬥了一夜，不分上下，早又天明。前面是他的積雷山摩雲洞口，他三個與土地、陰兵又誼誼振耳，驚動那玉面公主，喚丫鬢看是那裡人嚷。只見守門小妖來報：「是我家爺爺與昨日那雷公嘴漢子，並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尚，同火焰山土地等眾廝殺哩。」玉面公主聽言，即命外護的大小頭目，各執槍刀助力。前後點起七長八短，有百□餘口。一個個賣弄精神，拈槍弄棒，齊告：「大王爺爺，我等奉奶奶內旨，特來助力也。」牛王大喜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。」眾妖一齊上前亂砍。八戒措手不及，倒拽著鈿，敗陣而走。大聖縱筋斗雲，跳出重圍。眾陰兵亦四散奔走。老牛得勝，聚群妖歸洞，緊閉了洞門不題。

行者道：「這廝驍勇，自昨日申時前後與老孫戰起，直到今夜，未定輸贏。卻得你兩個來接力。如此苦鬥半日一夜，他更不見勞困。才這一夥小妖，卻又莽壯。他將洞門緊閉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昨日已時離了師父，怎麼到申時才與他鬥起？你那兩三個時辰在那裡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別你後，頃刻就到這座山上，見一個女子，問訊，原來就是他愛妾玉面公主。被我使鐵棒誑他一誑，他就跑進洞，叫出那牛王來。與老孫劇言劇語，嚷了一會。又與他交手，鬥了有一個時辰。正打處，有人請他赴宴去了。是我跟他到那亂石山碧波潭底，變作一個螃蟹，探了消息，偷了他辟水金睛獸，假變牛王模樣，復至翠雲山芭蕉洞，騙了羅剎女，哄得他扇子。出門試演試演方法，把扇子弄長了，只是不會收小。正搨了走處，被他假變做你的嘴臉，返騙了去。故此耽擱兩三個時辰也。」

八戒道：「這正是俗語云：『大海裡翻了豆腐船——湯裡來，水裡去。』如今難得他扇子，如何保得師父過山？且回去，轉路走他娘罷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休焦惱，天蓬莫懈怠。但說轉路，就是入了傍門，不成個修行之類。古語云：『行不由徑。』豈可轉走？你那師父在正路上坐著，眼巴巴只望你們成功哩。」行者發狠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馱子莫要胡談，土地說得有理。我們正要與他：

賭輸贏，弄手段，等我施為地煞變。
自到西方無對頭，牛王本是心猿變。
今番正好會源流，斷要相持借寶扇。
趁清涼，息火焰，打破頑空參佛面。
行滿超昇極樂天，大家同赴龍華宴。」

那八戒聽言，便生努力。慫恿道：

「是是是，去去去，管甚牛王會不會。
木生在亥配為豬，牽轉牛兒歸土類。
申下生金本是猴，無刑無剋多和氣。」

用芭蕉，為水意，焰火消除成既濟。

晝夜休離苦盡功，功完趕赴孟蘭會。」

他兩個領著土地、陰兵一齊上前，使釘鉞，掄鐵棒，乒乒乓乓，把一座摩雲洞的前門打得粉碎。謊得那外護頭目戰戰兢兢，闖入裡邊報道：「大王，孫悟空率眾打破前門也。」那牛王正與玉面公主備言其事，懊恨孫行者哩。聽說打破前門，口分發怒，急披掛，拿了鐵棍，從裡邊罵出來道：「潑猴孫！你是多大個人兒，敢這等上門撒潑，打破我門扇？」八戒近前亂罵道：「潑老剝皮！你是個甚麼人物，敢量那個大小？不要走，看鉞。」牛王喝道：「你這個囉糟食的夯貨不見怎的，快叫那猴兒上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知好歹的餉草！我昨日還與你論兄弟，今日就是仇人了。仔細吃吾一棒。」那牛王奮勇而迎。這場比前番更勝。三個英雄廝混在一處，好殺：

釘鉞鐵棒逞神威，同帥陰兵戰老犧。犧牲獨展兇強性，遍滿同天法力恢。使鉞築，著棍搥，鐵棒英雄又出奇。三般兵器叮噹響，隔架遮攔誰讓誰？他道他為首，我道我奪魁。士兵為證難分解，本土相煎上下隨。這兩個說：「你如何不借芭蕉扇？」那一個道：「你焉敢欺心騙我妻？趕害妻兒仇未報，敲門打戶又驚疑。」這個說：「你仔細提防如意棒，擦著些兒就破皮。」那個說：「好生躲避鉞頭齒，一傷九孔血淋漓。」牛魔不怕施威猛，鐵棍高擎有見機。翻雲覆雨隨來往，吐霧噴風任發揮。恨苦這場都拚命，各懷惡念喜相持。丟架子，讓高低，前迎後擋總無虧。兄弟二人齊努力，單身一棍獨施為。卯時戰到辰時後，戰罷牛魔束手回。

他三個舍死忘生，又鬥有百餘合。八戒發起獸性，仗著行者神通，舉鉞亂築。牛王遮架不住，敗陣回頭，就奔洞門。卻被土地、陰兵攔住洞門，喝道：「大力王，那裡走？吾等在此。」那老牛不得進洞，急抽身。又見八戒、行者趕來，慌得卸了盔甲，丟了鐵棍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隻天鵝，望空飛走。

行者看見，笑道：「八戒，老牛去了。」那馱子漠然不知，土地亦不能曉，一個個東張西覷，只在積雷山前後亂找。行者指道：「那空中飛的不是？」八戒道：「那是一隻天鵝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老牛變的。」土地道：「既如此，卻怎麼好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打進此門，把群妖盡情剷除，拆了他的窩巢，絕了他的歸路。等老孫與他賭變化去。」那八戒與土地，依言攻破洞門不題。

這大聖收了金箍棒，捻訣念咒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海東青。颼的一翅，鑽在雲眼裡，倒飛下來，落在天鵝身上，抱住頸項噙眼。那牛王也知是孫行者變化，急忙抖抖翅，變作一隻黃鷹，返來噙海東青。行者又變作一個烏鳳，專一趕黃鷹。牛王識得，又變作一隻白鶴，長喉一聲，向南飛去。行者立定，抖抖翎毛，又變作一隻丹鳳，高鳴一聲。那白鶴見鳳是鳥王，諸禽不敢妄動，刷的一翅，淬下山崖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一隻香獐，七七些些，在崖前吃草。行者認得，也就落下翅來，變作一隻餓虎，剪尾跑蹄，要來趕獐作食。魔王慌了手腳，又變作一隻金錢花斑的大豹，要傷餓虎。行者見了，迎著風，把頭一幌，又變作一隻金眼狻猊，聲如霹靂，鐵額銅頭，復轉身要食大豹。牛王著了急，又變作一個人熊，放開腳，就來擒那狻猊。行者打個滾，就變作一隻賴象，鼻似長蛇，牙如竹筍，撒開鼻子，要去捲那人熊。

牛王嘻嘻的笑了一笑，現出原身：一隻大白牛，頭如峻嶺，眼若閃光，兩隻角似兩座鐵塔，牙排利刃，連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，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。對行者高叫道：「潑猴孫！你如今將奈我何？」行者也就現了原身，抽出金箍棒來，把腰一躬，喝聲叫：「長！」長得身高萬丈，頭如泰山，眼如日月，口似血池，牙似門扇，手執一條鐵棒，著頭就打。那牛王硬著頭，使角來觸。這一場，真個是撼嶺搖山，驚天動地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道高一尺魔千丈，奇巧心猿用力降。
若得火山無烈焰，必須寶扇有清涼。
黃婆矢志扶元老，木母留情掃蕩妖。
和睦五行歸正果，煉魔滌垢上西方。

他兩個大展神通，在半山中賭鬥，驚得那過往虛空一切神眾與金頭揭諦、六甲六丁、一□八位護教伽藍都來圍困魔王。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你看他東一頭，西一頭，直挺挺、光耀耀的兩隻鐵角，往來抵觸；南一撞，北一撞，毛森森，筋暴暴的一條硬尾，左右敲搖。孫大聖當面迎，眾多神四面打。牛王急了，就地一滾，復本像，便投芭蕉洞去。行者也收了法像，與眾多神隨後追襲。那魔王闖入洞裡，閉門不出。概眾把一座翠雲山圍得水泄不通。

正都上門攻打，忽聽得八戒與土地、陰兵嚷嚷而至。行者見了，問曰：「那摩雲洞事體如何？」八戒笑道：「那老牛的娘子，被我一鉞築死，剝開衣看，原來是個玉面狸精。那夥群妖，俱是些驢、騾、犢、特、獾、狐、貉、獐、羊、虎、麋、鹿等類，已此盡皆剷戮。又將他洞府房廊放火燒了。土地說他還有一處家小，住居此山，故又來這裡掃蕩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賢弟有功，可喜，可喜。老孫空與那老牛賭變化，未曾得勝。他變做無大不大的白牛，我變了法天象地的身量。正和他抵觸之間，幸蒙諸神下降，圍困多時，他卻復原身，走進洞去矣。」八戒道：「那可是芭蕉洞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羅剎女正在此間。」八戒發狠道：「既是這般，怎麼不打進去，剷除那廝，問他要扇子，倒讓他停留長智，兩口兒敘情？」

好馱子，抖擻威風，舉鉞照門一築，忽辣的一聲，將那石崖連門築倒了一邊。慌得那女童忙報：「爺爺，不知甚人把前門都打壞了。」牛王方跑進去，喘噓噓的，正告訴羅剎女與孫行者奪扇子賭鬥之事。聞報，心中大怒，就口中吐出扇子，遞與羅剎女。羅剎女接扇在手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大王，把這扇子送與那猴孫，教他退兵去罷。」牛王道：「夫人啊，物雖小而恨則深。你且坐著，等我再和他比併去來。」那魔重整披掛，又選兩口寶劍，走出門來。正遇著八戒使鉞築門，老牛更不說話，掣劍劈頭便砍。八戒舉鉞迎著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出門來，早有天聖掄棒當頭。那牛魔即駕狂風，跳離洞府，又都在那翠雲山上相持。眾多神四面圍繞，土地兵左右攻擊。這一場，又好殺哩：

雲迷世界，霧罩乾坤。颯颯陰風砂石滾，巍巍怒氣海波渾。重磨劍二口，復掛甲全身。結冤深似海，懷恨越生嗔。你看齊天大聖因功績，不講當年老故人。八戒施威求扇子，眾神護法捉牛君。牛王雙手無停息，左遮右擋弄精神。只殺得那過鳥難飛皆斂翅，遊魚不躍盡潛鱗。鬼泣神嚎天地暗，龍愁虎怕日光昏。

那牛王拚命捐軀，鬥經五□餘合，抵敵不住，敗了陣，往北就走。早有五臺山秘魔巖神通廣大潑法金剛阻住，喝道：「牛魔，你往那裡去？我蒙釋迦牟尼佛祖差來，佈列天羅地網，至此擒汝也。」正說間，隨後有大聖、八戒、眾神趕來。那魔王慌轉身，向南而走，又撞著峨眉山清涼洞法力無量勝至金剛擋住，喝道：「吾奉佛旨，在此正要拿住你也。」牛王心慌腳軟，急抽身往東便走，卻逢著須彌山摩耳崖盧沙門大力金剛迎住，喝道：「老牛何往？我蒙如來密令，教來捕獲你也。」牛王又悚然而退，向西就走，又遇著崑崙山金霞嶺不壞尊王永住金剛敵住，喝道：「這廝又將安走？我領西天大雷音寺佛老親言，在此把截，誰放你也？」

那老牛心驚膽戰，悔之不及。見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將，真個似羅網高張，不能脫命。正在倉惶之際，又聞得行者帥眾趕來，他就駕雲頭，望上便走。卻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，領魚肚藥叉、巨靈神將，慢住空中，叫道：「慢來，慢來。吾奉玉帝旨意，特來此剷除你也。」牛王急了，依前搖身一變，還變做一隻大白牛，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。天王使刀來砍。隨後孫行者又到。哪吒太子厲聲高叫：「大聖，衣甲在身，不能為禮。愚父子昨日見佛如來發檄奏聞玉帝，言唐僧路阻火焰山，孫大聖難伏牛魔王，玉帝傳旨，特差我父王領眾助力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廝神通不小，又變作這等身軀，卻怎奈何？」太子笑道：「大聖勿疑，你看我擒他。」

這太子即喝一聲：「變！」變得三頭六臂，飛身跳在牛王背上，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，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。天王收刀，卻才與行者相見。那牛王腔子裡又鑽出一個頭來，口吐黑氣，眼放金光。被哪吒又砍一劍，頭落處，又鑽出一個頭來。一連砍了□數

劍，隨即長出□數個頭。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那老牛的角上，便吹真火，焰焰烘烘，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，搖頭擺尾。才要變化脫身，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，騰那不動，無計逃生，只叫：「莫傷我命，情願歸順佛家也。」哪吒道：「既惜身命，快拿扇子出來。」牛王道：「扇子在我山妻處收著哩。」

哪吒見說，將縛妖索子解下，跨在他那頸項上，一把拿住鼻頭，將索穿在鼻孔裡，用手牽來。孫行者卻會聚了四大金剛、六丁六甲、護教伽藍、托塔天王、巨靈神將並八戒、土地、陰兵，簇擁著白牛，回至芭蕉洞口。老牛叫道：「夫人，將扇子出來，救我性命。」羅剎聽叫，急卸了釵環，脫了色服，挽青絲如道姑，穿縞素似比丘，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，走出門。又見有金剛眾聖與天王父子，慌忙跪在地下，磕頭禮拜道：「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，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。」行者近前接了扇，同大眾共駕祥雲，徑回東路。

卻說那三藏與沙僧立一會，坐一會，盼望行者，許久不回，何等憂慮。忽見祥雲滿空，瑞光滿地，飄飄飄飄，蓋眾神行將近，這長老害怕道：「悟淨，那壁廂是誰神兵來也？」沙僧認得道：「師父啊，那是四大金剛、金頭揭諦、六甲六丁、護教伽藍與過往眾神。牽牛的是哪吒三太子，拿鏡的是托塔李天王，大師兄執著芭蕉扇，二師兄並土地隨後，其餘的都是護衛神兵。」三藏聽說，換了毘盧帽，穿了袈裟，與悟淨拜迎眾聖，稱謝道：「我弟子有何德能，敢勞列位尊聖臨凡也。」四大金剛道：「聖僧喜了，□分功行將完。吾等奉佛旨差來助汝，汝當竭力修持，勿得須臾怠惰。」三藏叩齒叩頭，受身受命。

孫大聖執著扇子，行近山邊，盡氣力揮了一扇，那火焰山平平息焰，寂寂除光。行者喜喜歡歡，又搨一扇，只聞得習習瀟瀟，清風微動。第三扇，滿天雲漠漠，細雨落霏霏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火焰山遙八百程，火光大地有聲名。
火煎五漏丹難熟，火燎三關道不清。
時借芭蕉施雨露，幸蒙天將助神功。
牽牛歸佛休顛劣，水火相聯性自平。

此時三藏解燥除煩，清心了意。四眾皈依，謝了金剛，各轉寶山。六丁六甲升空保護。過往神祇四散。天王、太子牽牛，徑歸佛地回繳。止有本山土地押著羅剎女，在傍伺候。

行者道：「那羅剎，你不走路，還立在此等甚？」羅剎跪道：「萬望大聖垂慈，將扇子還了我罷。」八戒喝道：「潑賤人，不知高低。饒了你的性命就夠了，還要討甚麼扇子？我們拿過山去，不會賣錢買點心吃？費了這許多精神力氣，又肯與你？兩濛濛的，還回去哩。」羅剎再拜道：「大聖原說搨息了火還我，今此一場，誠悔之晚矣。只因不個儻，致令勞師動眾。我等也修成人道，只是未歸正果。見今真身現象歸西，我再不敢妄作。願賜本扇，從立自新，修身養命去也。」土地道：「大聖，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，斷絕火根，還他扇子，小神居此苟安，拯救這方生民，求些血食，誠為恩便。」行者道：「我當時問著鄉人說：這山搨息火，只收得一年五穀，便又火發。如何治得除根？」羅剎道：「要是斷絕火根，只消連搨四□九扇，永遠再不發了。」

行者聞言，執扇子，使盡筋力，望山頭連搨四□九扇，那山上大雨淙淙。果然是寶貝：有火處下雨，無火處天晴。他師徒們立在這無火處，不遭雨濕。

坐了一夜，次早才收拾馬匹、行李，把扇子還了羅剎。又道：「老孫若不與你，恐人說我言而無信。你將扇子回山，再休生事。看你得了人身，饒你去罷。」那羅剎接了扇子，念個咒語，捏做個杏葉兒，噙在口裡。拜謝了眾聖，隱姓修行，後來也得了正果，經藏中萬古流名。羅剎、土地俱感激謝恩，隨後相送。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保著三藏，遂此前進，真個是身體清涼，足下滋潤。誠所謂：

坎離既濟真元合，水火均平大道成。
畢竟不知幾年才回東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